

读城

沧州两日

孙 郁

沧州在我的印象里原是个凄凉之地。幼时读《水浒传》，见林冲被发配到那里，想象其境，好似无比荒凉。施耐庵写沧州，笔触不无凄楚的样子，对于读者而言，是阴风习习的。但这是小说家的想象，实际上存在许多出入。偶然从河北的朋友那里知道，现在的沧州与古沧州，位置有所不同，地理空间有所变化。《水浒传》所写的，是虚构，那是作家的笔意，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小说家的话不可当真。

多年前的8月20日，酷暑刚过，我去了一次沧州的黄骅。那次是带着文物普查的任务，和田野考古队与文物调查队员混在一起，造访了许多地方。我原以为此地有高山峻岭，不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青纱帐海洋般地涌动着。田野调查小分队的朋友领我在河滩与田地里穿梭，见到几处古代民居地及墓葬群。在空旷的野地，与沉睡了千百年的文物对视，才感到什么是“天地悠悠”。

之前对于沧州史知之甚少，事先做了一点功课，也多是朦朦胧胧。到这里调研文化沿革，不能不清教同行的考古队员。队伍中的小王，是考古专业毕业的，脸晒得黑黑的，他一路

照顾我，一面也讲了许多心得。小王告诉我如何识别瓷器，判断古砖年龄的方法，以及古墓葬群的定位等。我身边的一些人是从各地抽调的县级文管所所长，都很敬业。这些人一个县一个县地走，每个村子都不放过，这样拉网式的普查，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最开心的是遇到了老熟人——黄骅博物馆的魏馆长。多亏她的关照，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魏馆长是沧州名人，省里的劳模，在国内同行中颇有些名气。我认识她是在文物保护工作的会议上，有一次在京讨论新的重点文物评选名单的时候，她风尘仆仆闯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摞资料，希望将黄骅的冬枣园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枣林属于植物，还在生长中，怎么能够成为文物呢？魏馆长以大量实物告诉我们枣园的历史，以及旧的遗物的保护过程。她的博学与动情感动了在场的人们，后来冬枣园真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这在国内重点文物名录中，是罕见的。

我对魏馆长的印象，也因此深了起来。

冬枣园有点神秘，我跟着魏馆长匆匆走了一遍。冬枣的栽种历史也有

三千年了，园子面积一千余亩，六百年以上的冬枣树近两百株，百年树龄的有一千余株。冬枣一直是皇家供品，名气自然是大的。那些古树，都有点意思，苍劲、古朴中，透着远去时光里的神秘。秦汉间这里就颇为有名了，魏馆长一路上给我讲园子里的故事，满脸自豪的样子。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像自家家里的珍宝那么熟悉。

离枣园不远的博物馆，也颇令人惊奇。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北齐时代的墓志，刻字遒劲，满目古意。站在碑文前，一下子被镇住了。推想古时这里的文人都很有趣，字写得大气磅礴，似乎得了江河之气，神采里有通天地之韵。为什么后来的文字写不出古人气？社会风气所致，还是别的原因，不得而知。天底下许多美物一点点消失了，留下的凤毛麟角，仅点点滴滴，已让我们惊奇不已了。北朝的文与人，是被后来遗忘的，每每对视那些遗存，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殊多。河北的文人，有一些是遗传了这些遗风的，只是随着时代慢慢变迁，不易被人察觉罢了。

北朝以后，沧州都发生了什么，文字记载得不多。唐代还有胡气，到了宋代，艺术则有了绵软的意象。魏馆长对此是熟悉的，上个世纪80年代，她率人走了一百多个村庄，发现了上百处遗址，收集了大量的文物，主要是瓷器、瓦片、墓碑、陶罐。博

物馆建立后，许多展览吸引了人们，专家的评价都很高。了解沧州史，黄骅是不能不拜访的地方。

第二天下了小雨来，魏馆长派车送我们到乡下。快到中午时，走在前面的小王突然惊叫了起来，在一片玉米地边发现了什么。我们赶到后，在低洼处还拾到了许多瓷片，花纹与色彩都好，问身边的人，大家估计当年也是一个城镇。这个地方埋藏的旧物真多。众人还在河边的一个深谷里发现了许多古人灶台用品，虽然都已经破损，但还是有些研究价值的。小王有点兴奋，好似得到宝贝，拍照，画图，将几个遗物放到袋子里，有几分收获的快慰。

这个遗址很有意思，四面是空旷的原野，离城镇很远，但它是古代的城镇无疑。有战国、两汉的陶片、器皿，瓷器是宋代的。这些遗物都是破损的，分类后能够感到不同时期的审美上的差异。遗址地有旧的河谷的痕迹，说明昔日的样子与今不同。古代这里是通商口岸地，与盐业运输亦有关系，如此多的旧物，虽已成了碎片，但前人活动的痕迹，还是依稀可辨。

那一天，大家格外兴奋，我们在一个小镇上歇息的时候，找了一家小店。我请大家喝点酒，庆祝意外的收获。小王吹起了口琴，众人哼着小曲，显得特别开心。一天的所得，或许可以写出几篇论文来的吧。旧岁里

的遗存，也勾起了我的一种杂想。上个世纪20年代，我国才有了现代考古学理念，这门新兴的学问，懂得的人有限。现在对历史的理解，如果没有文物的参照，只能是纸上谈兵。文物的发掘，要有大海捞针般的田野调查的支撑，做这种工作，没有热情者难以为之。

天底下的考古队员都是无名英雄，他们在一线的汗水冲洗了诸多历史的盲区，并没有谁记着他们。我记得多年前在辽东的一个古城考古工地，看到考古队员现场作业，极为辛苦。荒山上的日晒雨淋，两年多不停的劳作，苦乐为伍，喜忧参半，却把一段历史链条梳理了出来。这些成果，只是史学中的一个标点或陈述句，并非伟大的叙事，可是它的分量，比古来文人的空泛论道，真不知高明了多少。

秋雨下了一整天，华北的乡下凉意渐出。晚上躺在宿营地，爽快极了。外面刷刷的雨声，好像是远古灵思的游走。望着无边的暗夜，脑子里是无数的问号。历代的读书人，对于日常生活记录甚少，儒家的心思都用到道德上去了，对于社会边边角角，几乎没有什么描述，而了解古代的生活，不从田野调查入手怎么能行呢？

我在沧州乡下跑了两日，好似读了一本大书。书斋之外的世界，真的深矣、博矣。

汉诗

初秋

苑 楠

最爱初秋的气息，
空中布下，辽阔的味道
被云朵推开的原野，
——正在发生神秘和浪漫的事情

蝉鸣在此刻沸腾，像抓住了
生命中的炙烈掌声，
既然偶遇这尘世苍茫，
来吧！
披一身，烟火衣裳

当宽广在怀心中流淌，渲染出
那片宁静和悠长……
告别了，又一个夏夜啊！
你看，
留在道路上的脚印，
拥有了轻松与酣畅。

蜗牛（外一首）

李建新

一场大雨之后
又有一些蜗牛
爬上我家屋后的北墙

屋后的北墙
还留着一些蜗牛的躯壳
不知它们来自哪年哪月
哪个阳光初上的清晨
哪个虫声唧唧的晚上

我知道——
还会有蜗牛爬上去
还会有蜗牛的躯壳留下来
像前行者的脚印
像感人的诗行

蝉歌

整整一个冬季
或者更长的时间
蛰伏于深深的黑暗之中

只有六月的惊雷
才能把它唤醒
醒了，便不再沉默
醒了，只为一个使命

从来说
泥土中漫长的等待
蜕变时难言的疼痛

要唱，就站在高高的枝头上
唱他个百花盛开万木葱茏
要唱，就唱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秋风起，让世界听见轰然一声

荒谬

枫 樯

勒紧那条鱼
渔网触动亢奋的神经
陷阱和悲剧有最美的扉页
每一扣网目都喋喋不休
满嘴赞美大海的词语
水流是贪婪者的唾液

鱼与网的世俗纠葛里
鱼能穿过千层网
可网网都有鱼
鱼死了
网没有破

网获的鱼
扒皮可以揜鼓
揜出来的鼓叫渔鼓
渔鼓的唱词无非就是
网能捕鱼鱼能漏网
往往忽略了网的牙齿
刚刚被血染过

逃跑的河流
海之外的一道伤口
漏网的鱼，迎合了
顺流而下的发泄和污秽
七秒钟本性浪灭

风把海搅浑
世界却被网看透
有大片大片的区域
正泛滥着网幸福的饥饿

我思

晚到恰好

闻 章

宋平要出诗集，此事不但好，且大，若生命本身。他说只可惜有点晚，我说不晚，或者说晚到恰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知底细。

40余年前，我第一次参加沧县文化馆组织的创作会，认识了一批文友，其中有宋平，那时他20岁。他们几位已经在县办的油印刊物上发作品了，我最大的愿望是，也能在上面发一篇。因此我感觉他们每一位都文采沛然，我所不及。

从那时起，我与宋平不仅成了文友，亦是好友，无话不谈的那种。他到城里来肯定会找我，我也几次骑车几十里到他老家，他妈妈专门为我做好吃的饭。我们很纯粹，纯粹如诗，一切一切都风姿飒飒。

岁月漂移，彼此必然会沧桑。他跟着沧桑走了，我也跟着沧桑走了。但有个东西不会沧桑，即便被沧桑裹挟，愈裹愈厚，愈挟愈远，但那个核，经久不失，此便是我们能够交到今天的基础。那个东西，叫纯粹。

就在近年，宋平突然写起诗来，且一发不可收，报刊、网络纷纷发表。他发给我看，我觉得好，出乎意料地好，好到让我诧异。何谓也？因为诗中没有虚假、油滑等，甚至沧桑亦很少。几十年过去，他似乎没有被岁月浸染，而是直接与20岁衔接。他倏忽穿越回当年，心灵上比儿女们好像都年轻好多，一下子做到了“素以为绚”，直接呈现“思无邪”之状，“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那种欢快可比若采芣苢！

我知道他的经历，搞建筑，做企业，当村官，奋不顾身、与海浮沉的那种，心眼得够，手段得多，话语得巧，他成为何等都可能，也无应该。但偏偏没有，却依然回归到诗，还乡之衣囊所携带，诸宝之中，最亮还是那颗诗珠。

本该早开的花，等到现在。他说晚，是他愧悔该有个诗的当年；我说恰好，是说诗只有好坏，没有早晚。他当年没有拿文学当敲门砖，而是直接拿砖去砌门，不也更切实、更聪慧？没有污泥浊水的浸泡，莲花怎开？珍贵在于出泥不与泥同，不与泥同，泥才有成就之德；若与泥同，多团烂泥而已。特别是艺术和诗，该是心灵产物，纯真、高贵、博大、庄严，岂能轻易成功？也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若当时即顺利成名，福祸谁知？因此，写恰是不写，不写恰是写，只要是纯粹不混，无邪不天，该是愈老愈少瑕疵，愈老愈有内蕴，所谓老树著花无丑枝耳！

真的青春，不在年龄在心灵，诗是标志之一。所以真心祝贺，不仅为出书，更为老友的不老之诗心！



温故

瞎老虎

高 青

我小的时候胆子特别小。夏天怕打雷，每当天空有轰隆隆的雷声滚过，我就吓得偎在妈妈怀里不敢动弹。过年的时候怕放鞭，那时节小伙伴们都在外面疯跑打闹，我却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另外，我还特别怕一个人。

大概四五岁的样子，第一次随父母回老家过年。我们起了个大早，穿过长长的胡同，来到了水塔下的小街上。长街静寂，平时热闹的街道空无一人，冷风打得脸生疼，可我的心却被热切的期盼包裹着。爸爸说老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坐完汽车还得坐火车。火车是什么样的呢？爸爸说火车跑起来像一条长蛇，还会发出“咣当、咣当、咣当、呜……”的叫声，那坐在上面一定是美美的喽！

公共汽车停在马路边，路边站了一个人，在帮着爸爸搬行李。他样子凶凶的，说话瓮声瓮气。妈妈怀里抱着弟弟，我拽着妈妈的衣角跟在后面。就在我快要上车的时候，那人突然伸出大手一把把我抓了起来。他的那双大手像一把钢钳箍得我浑身生疼，我大声喊叫起来，他却嘿嘿笑着把一张大脸凑了过来，我一下子惊骇地停止了喊叫。那张脸上只有一只眼，另一只眼是一个深坑。睁着的那只眼使劲瞪着，像一个晶亮的玻璃球。整个脸上坑坑洼洼的，像妈妈的搓衣板。血盆大口张着，像要一口把我吞下去。我又惊又怕，哇哇大哭。他似乎更得意，笑得更厉害了。最后还是妈妈不耐烦地喊了一声，他这才不情愿地把我放到了车上。

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可怕

的一张脸。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也许是受了惊吓，我平生第一次开始做噩梦，梦中总是奔跑、被捉，然后大哭，然后惊醒。

这个人就是“瞎老虎”。不知是他姓胡，还是长相凶恶像老虎，反正人们都这么叫他。他住在敬老院里，可他从不在里面好好待着，总是到处瞎转悠。他的一条腿是瘸的，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但这并不影响他走路的速度。每遇到孩子，他总是张牙舞爪地颠着追赶。小城的大人孩子都认识他，孩子们尤其怕他，他还是谈“虎”色变，因为总觉得会被他捉去，那样就再也回不了家，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

一天，我正和一帮小伙伴们在胡同里玩耍，“瞎老虎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仿佛晴天一个炸雷，我脑子轰地一下，撒开腿就往家疯跑。待到家门口，又一想，不行，他认识爸爸，肯定认识我家，万一他找到家来怎么办？这样想着，我立马折回头，往邻居家跑去。

邻家的小姐姐正在屋里悠闲地拍着苍蝇，见我红头涨脸地跑进来，忙问怎么了，“瞎老虎来了！”她听了，只是轻轻哦了一声，一点儿都不害怕。这让我大感惊讶，要知道她才比我大一岁啊。她家靠南窗是一盘大炕，北墙是一溜长柜，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上面盖着一块蓝布，四角垂下。正墙上挂着一面长方形的镜子，镜子的一角印着放光芒的毛主席头像，还写着一行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我那时并不识字，听大人说的，因为家家户户的小喇叭里每天都在播放这首

歌。我当时环顾了一下四周，一头钻到了桌子底下。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铺展了一炕，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得到我扑通扑通的心跳声。过了好大一会儿，小姐姐才从外面回来：“早走了，快出来吧。”我这才从桌底爬了出来。我感觉疲乏极了，浑身跟散架一样，两腿麻得都快走不动道了。

最令我感到疑惑的是他竟然还会送我好吃的。有几次回到家里，妈妈悄悄递给我几块糖或一盒糖豆，说是瞎老虎给我的。有一次是两块大白兔奶糖，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我轻轻揭开糖纸，吃了一块，真香真甜啊，另一块留给了弟弟。

9岁那年，我上学了，个子也长高了，甩开两条大长腿跑得快。瞎老虎还总在胡同里转悠，可我已经不那么怕他了。有次放学回家，他远远喊着我的小名，手里挥舞着什么，同学们都笑着地看着我，我感到很丢脸，飞快地跑开了，回头望望，他还在老远的地方一颠一颠的。

瞎老虎老了，他的那只如玻璃球般的独眼已不再晶亮。有孩子从他身边经过，他只是虎起脸做惊吓状，他的那条瘸腿也已颠不起来了。

以后就很少见瞎老虎在胡同里转悠了，他更多地出现在水塔下的台阶上。冬天的午后，夏日的黄昏，他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儿，像个木头人一样，即使从他身边走过，他也不为所动。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一帮同学总是会到水塔下玩一会儿。瞎老虎还是雷打不动地坐在那儿。夕阳的余晖给小街涂上